

梦夕
Dream
Garden
花园
第一辑

寻妻

穿梭时空三世情之三

寄秋
著

和风
主编



穿梭时空三世情之三

寻妻



寄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妻/寄秋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12

ISBN 7-80723-174-2

(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第1辑)

I 寻… II 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1843号

寻妻(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寄秋 著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1/64

字数:2700千字

印张:75

版次:2006年12月第一版

印次: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ISBN 7-80723-174-2/I·51

定价:135元(全3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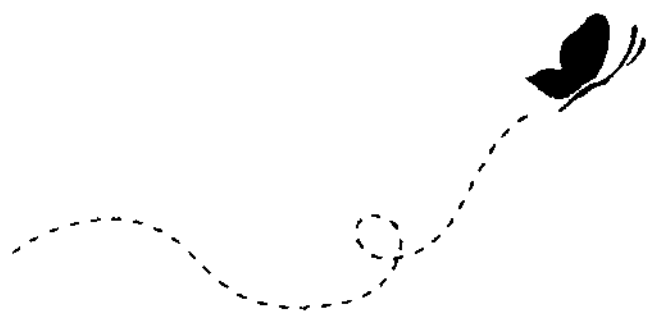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梦花园第一辑书目

编号	书名	作者	编号	书名	作者
001	买妻	寄秋	016	她在半夜不睡觉	寄秋
002	抢妻	寄秋	017	赖上植物的女孩	寄秋
003	新科妹妹	慕枫	018	请叫我女王陛下	寄秋
004	娃娃新娘	艾佟	019	别说你爱我	明星
005	抱得王爷归	绿荷子	020	草莓恶徒	方蝶心
006	老婆少根筋	金萱	021	城堡里没有公主	陈毓华
007	金城卷	湛露	022	寻妻	寄秋
008	玉阳卷	湛露	023	银一两	浅草茉莉
009	黑羽卷	湛露	024	当灰姑娘碰到情	简璎
010	圣朝卷	湛露	025	女王,饶了我吧	绿荷子
011	白目公主	皇千秀	026	迷糊俏妈咪	金萱
012	七月流火	橡果	027	童话的爱情	金萱
013	失忆情人	简薰	028	亲亲剪刀手	绿光
014	劫婚	慕枫	029	邻家男人	子纹
015	住在坟墓的猫	寄秋	030	代班红娘	羽十三

征 爱 情 故 事



只要你是爱做梦的孩子，
不管是想换个舞台，
或初试啼声，
我们都拍手欢迎！



来稿注意事项——

1. 完整的稿件，字数约10万字（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字数算法：字数×行数×页数（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需分章节。

※若是用Word的字数统计为6万5千字至7万5千字。

2. E-mail至garden@lunagd.com 花园组（收）

来稿时请务必注明真实姓名、联络电话、地址。

（请保存Word文件以附件传送）

3. 请尊重著作权，切勿抄袭、转译。

4. 审稿期为30天，审稿后，原稿恕不退回。



楔 子

我在找一个人。

听说是我缘定三生的伴侣。

我不知道她是谁、是何姓名、身高长相也是模糊一片，就像个未成形的影子，至少在我心动以前不会出现。

但我梦见一位白胡子老爷爷，他拄着比人高的拐杖，拐杖头缀着葫芦形状的流苏，自称是掌管天下男女姻缘的月下老人。

我不相信他，那只是一个梦而已。

可是……

能称之为噩梦吗？

因为打从我第一次在雪白床铺上“画地图”后，他便不间断的来我梦里骚扰，逼迫我去找寻一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女孩。

这是梦吧！光怪陆离的荒诞梦魇，我不会像个傻瓜似的四处寻找，梦与现实是相反的，哪来的月下老人或丘比特。

咦？那是谁，慢慢浮现的俏丽倩影好



熟悉，熟悉到令他心痛，欲伸手一捉……

啊！爱情，就这么钻进我的心窝，我想我是爱她的，那个前世、前前世成为我妻子的可爱女孩。

我在找她，找回我失落的一半灵魂，只有她能填满我空洞的心房。

1

“欧嗨哟，欧嗨哟，欧嗨哟！欧嗨哟……”

猫头鹰造型的闹钟足足响了五分钟之久，时间定在七点二十分，十分尽责地想叫醒身躯弓成虾状，头脚全往被里缩的懒惰虫。

今天是风光明媚的好天气，虽然少了鸟语花香，但起码隔壁骂孩子的声响就非常热闹，让人感受到一天开始的活力。

可是一到夏天就想冬眠的北极熊妹妹根本不把闹钟当一回事，脚板子一搓缩成球状，往更深的睡眠层躲去，呼呼大睡外



加嘴边挂一条透明白涎。

真是舒服呀！放假天等于睡觉天，长长的一个暑假正是米虫的最爱，不用赶公交车上课，不用被逼着写报告，听着教授催人眠的浓重乡音。

人生就该如此无忧无虑、惬意逍遥，啥事也不管地做只大乌龟，缩在龟壳里睡懒觉，喂食时间一到再伸出脖子，顺便晒晒太阳。

只可惜这位睡大仙的命不是很好，惨绝人寰的悲惨命运即将展开。

“上官星儿，你是猪呀！你知道我昨天拍广告拍到几点吗？你居然有胆吵醒我——”

一只媲美裤袜广告的修长美腿轻轻抬高，对准隆起的小山先是轻点一下，继而朝应该是臀部的位置狠狠一踹，毫不顾念什么手足之情。

踹人的上官洁儿着实火大了，二十四岁的她顶着一双看得出睡眠不足的熊猫眼，眼眶下方微微浮肿、泛着紫青色。

她怒视着在床上滚了一圈落地，依然抱着棉被睡得香甜的祸害小妹，心里的怒火不减还增，准备再给她致命一击。

“啊——哈！看我的黯然销魂腿，让你魂飞魄散，没气睡大头觉……”

上官洁儿的纤白美腿才一举高，还没机会往下踹就先怔住，微讶地盯着突然拉开被子的小人儿。



一颗黑色头颅先冒出来，接着是一张睡眠惺忪的小脸。

“姐，早。”

“早什么早，你闲人一个干嘛还设闹钟，自己爬不起来照睡，却吵醒一家人不得安宁，你……你在干什么，梦游呀！”

“上厕所，我尿急。”快憋不住了。

像是魂魄不齐的夜游神，满脸睡意的上官星儿捉捉飞翘的短发，两手兜捉着棉被一角，半披半挂地走向房间一侧的浴室。

睡眠迷蒙的小人儿甚至没张开眼，似眯似酣地走进半敞的浴室，一边拉着松垮垮的睡衣，一边打着哈欠泄洪，把目眈欲裂的上官洁儿当空气一般忽视。

过了一会儿，体内多余的水分终于排尽了，披着棉被走来走去的上官星儿拢拢粉红色蕾丝小裤裤，再度目中无人地走过已经快冒火的人面前，裹被往余温尚存的床一趴，照样睡她的安稳觉，完全无视姐姐的存在。

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她当真被睡神附身，才敢如此胆大包天的视若无睹，以睡为天职把当管她生死大计的姐姐抛在脑后，完全不理不睬地合上双眼，睡意正浓地发出轻酣的打呼声。

所谓是可忍，孰不可忍，脾气不怎么和善的上官洁儿在怔愕之后，双眉刷地往下横垂，目露凶光地抡起比牛奶还白细的玉手，朝她酣睡的俏鼻一捏——



“你还不给我彻彻底底地醒来，想赖床赖到什么时候？别以为放暑假就能游手好闲，自己的零用钱自己赚，休想指望我们……”

她累个半死要赶通告、拍平面照、上伸展台走秀，还要穿着一吸水便重得要命的白纱礼服在海滩跑来跑去，导演没喊卡之前，她赤足跑得脚底起水泡也不会有人同情，想赚人家钱就得认命，谁叫她是个一直红不起来的广告明星。

但是，最让上官洁儿不满的是家中这头猪，爹疼妈宠外加有老人缘和孩子缘，不事生产专司伸手牌，实在是懒散得叫人很想给她一面镜子，瞧瞧她此刻的猪样。

“唉！谁掐我鼻子，会疼耶！”谁这么坏心，欺负可爱又善良的睡美人。

“唉什么唉，你呀！我给你一把草看你吃不吃。”没点长进，真是让人火大。

“哈——姐，你起得真早。”哈欠声连连的上官星儿捉捉东翘西翘的短发，一副没睡饱地拉开一条小眼缝。

在她的字典里没有勤快两字，能吃能睡就是福，天塌下来有高个子撑着，她这颗报废的小螺丝钉对世界毫无影响力，大家不用太在意她。

当然，能偷懒的事她绝对不抢来做，有觉可睡何必亏待自己，身为家中最小孩子的惟一福利，便是什么也不必做，当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被宠坏的小幺女。



“是很早呀！星星宝贝，你眼睛睁开了没？”纤细的长指轻轻一拧，顺时钟转了一圈。

什么叫手足相残，由骤起的惨叫声便可见一斑。

“疼……疼呀！大姐，你手下留情，我耳朵快被你拧掉。”好残忍的酷刑，居然下此毒手。

这下上官星儿不醒都不成，她发红的耳朵就像刮了一层皮似的，整个充血的艳色由里往外透，似乎要滴出温热的血滴。

那一双星辰般明眸倏地睁大，如春阳灿烂地连眨好几下，瞌睡虫哪敢再逗留，她疼得用手捂耳，连滚带爬地翻下床。

“哼！醒了吧！”再不醒她还有绝招，肯定让她再也不敢贪睡。

“醒了，醒了，你瞧我两眼多有神，熠熠发亮，朝气十足。”上官星儿很努力地装出神采奕奕的样子，忍住打哈欠的冲动。

“睡得舒服喔！小妹，要不要我把早餐端到床上让你享用。”上官洁儿笑得特别狰狞，赤红的眼中布满一条条张牙舞爪的血丝。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反对……”两道冷光一射，她脖子一缩赶紧改口：“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大姐你辛苦了。”

“我辛苦……”上官洁儿忽地很和善地拍拍她的头，继而重压地一吼：“既然知道我辛苦为什么还要吵醒我，你晓不晓得我

整整工作了三十六小时，不眠不休就为了一个挑剔的老头捉不住镜头……”

“姐，你口水喷到我了……呃！请继续说，我洗耳恭听。”夜叉脸都摆出来了，她还能不识时务吗？

“你好命呀！小星星，不必面对变态又下流的大师级摄影师，整天混吃等死就有大钞可花，而我像没人要的童养媳整日看人脸色，人家还不高兴地说我是三流明星。”

那个死老头，臭老头，整人整上瘾了，什么日出的那一刹那才是他要的背景，要一群人傻乎乎地站在海边吹，饿肚子，昏昏欲睡地等一闪而过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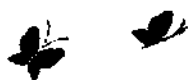
偏偏人老手抖捉不稳相机，让众人苦等十小时所换来的十秒钟从眼前溜过，害他们又得多待一日，把时间浪费在他追求的完美上。

“大姐，喝茶。”一杯白开水立即奉上。

“哼！他最好拍得理想点，要不然我一定拆了那把老骨头，熬汤炖肉地让他死无全尸，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折腾人。”

都死无全尸了还以后，大姐的逻辑十分矛盾。上官星儿偷偷地揉揉眼皮，硬把睡意压下。

“还有你，你睡死了呀！闹钟响个不停还睡得像猪一样，你想让我的黑眼圈越来越严重是不是？”还敢在她面前打盹，活得



不耐烦了。

“我有按闹钟吗？”好像、似乎、大概……她在睡前不小心按了一下，然后……就睡了。

上官星儿根本没机会回想昨夜的事，她那睡眠不足导致有暴力倾向的姐姐一把拎起她，逼着她洗脸、刷牙，换下睡衣，再将换好衣服的她往客厅拎。

吃早餐？

不！想多了，是丢给她一份报纸，限她三天内找到一份短期的暑假打工，否则她两个半月的假期就得喝开水配吐司。

为什么？

因为上官家二老去 N 度蜜月了，家里没大人，只剩下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以及坐享其成的小妹——也就是她。

“哥，你一定舍不得我去外面吃苦受罪吧！天气这么热很容易中暑，现在坏人多如你身上的汗毛，妹妹我笨笨的不懂人情世事，出去绝对会被人骗，你不想少一个会替你捶背的贴心好妹妹吧？”

人家要待在家里吹冷气啦！睡到肚子饿再醒过来，看看电视打打电玩，晚上再出去逛街才不会热。

报纸后的上官浩啜了口黑咖啡，微笑如撒旦地说道：“我有两个妹妹，不缺一个吃闲饭的。”

“可是……”呵，讲这样，一点也不疼爱自家小妹。



“门在你身后，用不着我送你一程吧！”嗯！今天的社会版很有趣。

“哥——”他在开玩笑吧！平时她可是乖巧、听话的好妹妹耶！

呃，虽然有时候会小小的过分一些，譬如把他的群芳册藏起来，或是“好心”地在他内裤后面印上警世标语，避免他因过度运动而害上官家绝后。

上官浩把报纸对折再对折，非常优雅地放在桌上。“都十九岁的大女孩了，你要学习独立，不要太依赖哥哥姐姐，我们会含泪送你出门的。”

含泪？！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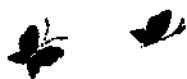
泪在哪里。

忿忿不平的上官星儿回看关上的家门，扬脚一踢地上的空罐子，难以相信狼狈为奸的兄姐居然合力将她往外丢，一点也不关心她会不会被炎热的日头晒成人干。

好吧！靠人人倒，靠山山垮，虽然她是镶金镶玉的娇贵娃，好歹志气也比天高……呃！再低一些，低……低到大概一只水蛭长，她就不信会被考倒。

“……诚征暑期兼职，活泼开朗外貌佳、经历不拘，日入十数万……征女客服人员，三十岁以下，貌美，无经验可……哇！大夜班吧台助理就有月薪七万呀！生意一定好得没话说……”

两张求才广告版面琳琅满目，不是



“哥哥，等你来电喔”，就是“俏妹妹的悄悄语心情”，还有五十几岁的老男人要征婚……

翻来翻去的纸张发出窸窸窣窣声，看得她眼花缭乱。每一项短期工作看起来都令人非常心动，以吃不了苦又爱享受的她来说，能坐着不动等收钱是再好不过了。

决定了，就这个柜台收发人员好了，薪两百又有小费可收，完全是为懒人打造的好差事，她要自立自强当自己的主人！

指着报上黑线圈住的小框框准备奋发向上，拳头一握正打算为自己加油时，叫人错愕的怪事忽然发生了，上官星儿手中的报纸竟然腾空飞起，如有人捉住其中一角似的乘着风，忽高忽低地飘向人群聚集处。

然后，然后……它飞着飞着就落到某人头上，她死命地追上去，长手要拿回报纸——

很倒霉的，不知哪个没天良的家伙往她背脊一推，前脚不稳，后脚跟着失去平衡，她朝空气中胡捉乱扒，希望捉个什么不致跌个鼻青脸肿。

可是……假发？

这……要说离奇还是离谱呢？无可支撑的她还是跌个狗吃屎，面朝下的膜拜大地之母，五指间捞着的是媲美贞子的恐怖长发。

一抬头，就对上一双闪着奇异光彩的



深邃瞳眸。

★

★

★

这世上有所谓的幸运人儿吗？不管做什么都能顺顺利利，一帆风顺地未遭遇太多挫折，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叱咤风云，没什么可以难得倒他。

站在世界的顶端，享受众人钦羡的目光，高高在上地睥睨妄想往上爬的蝼蚁，冷笑他们的不自量力，老天从未公平过，他不会赐予每个人拥有同等的幸运。

但是这份幸运是由母亲的牺牲得来，有几人愿意接受这样的恩赐，让一生顺畅如天助，却失去人伦天性的孺慕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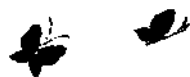
至少皱着眉，听着聒噪主持人访问的男子不愿意。他不快乐，非常不快乐，自从母亲过世后便不曾笑过，绷着冷峻面容不苟言笑，行为举止机械化，仿若无七情六欲。

除了在舞台上。

“请问‘狂’这次的专辑‘狂乱天使’是出自谁的创作，你们预估能像之前的专辑一样大卖特卖吗？”

镜头一转，一只银色麦克风出现在古铜色大手上，修长的指头优美温润，食指和小指各套入一只古朴双龙戒指和星钻镶环的尾戒。

“狂”是一个由两名男子组合成的偶像团体，在一开始成军的确是如此，但两人的创作能力却将他们推向实力派歌手，每



一次推出的新歌都能撼动人心，创造惊人的销售数字，独占排行榜冠军数月之久，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这两人有一个怪癖，就是一年只出一张专辑，一张专辑只做两个月宣传，而且不喜欢媒体采访，想得知他们的新闻得经由电视节目，很少有记者能近身取得第一手资料。

“狂”出道有七年之久，从第一张试探性单曲一发行便备受瞩目，荣获当年高票当选新人奖，光是一首歌的版税就是电子新贵两年的收入，可见有多受人欢迎。

往后数年人气指数直线飙高，超乎众人的想象，年年拿到奖项，即使一年只出一张专辑，依然拥有居高不下的销售成绩，让签下他们的唱片公司笑得嘴都合不拢。

“狂”成员的“蓝”韩少恩和“隼”隐千眠却为此极不满意，当初他们闯荡歌坛的动机很简单，就为了一时兴起，试试神奇的运气是否如影随形，时时常在左右。

没想到因此一炮而红，欲罢不能地被逼着连出好几张专辑，将原本想做的事全耽搁了，走向一条完全不在预料的歧途。

“我作曲，隼填词，我们分工合作完成这首歌，至于卖不卖得好嘛……”一向笑脸迎人的“蓝”帅气地眨眨眼，将落在前额的鬓发往后拨，“那要看各位捧不捧场喽！我是无所谓啦！”

名嘴主持人消遣地指指一旁脸绿的企